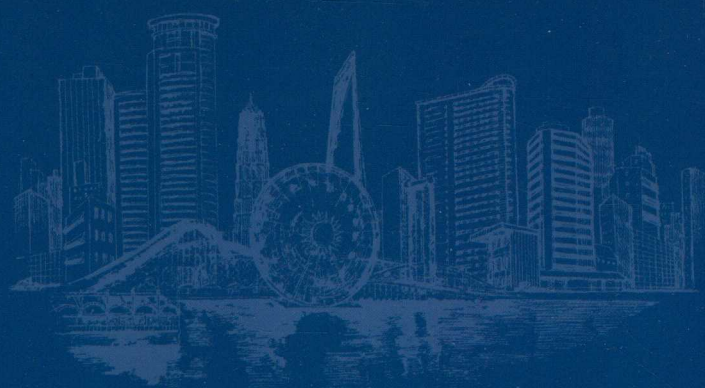




翻译心理学系列

翻译认知心理学

(修订本)

颜林海 / 著



科学出版社

翻译心理学系列

翻译认知心理学

(修订本)

颜林海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利用认知心理学和元认知理论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提出了以“三阶段信息加工机制”为代表的翻译认知加工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对译者的翻译思维、翻译理解和翻译表达从词汇、句子、语篇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

本书为“翻译心理学系列”专著之一,与《翻译审美心理学》和《翻译文化心理学》共同构成了该系列专著的理论主体。适合外语学习者、翻译爱好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认知心理学(修订本)/颜林海著. —修订本.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6

(翻译心理学系列)

ISBN 978-7-03-045105-7

I. ①翻… II. ①颜… III. ①翻译-认知心理学 IV. ①H05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2945 号

责任编辑:刘彦慧/责任校对:蒋 萍

责任印制:张 倩/封面设计:铭轩堂

联系电话:010-6401 9074 电子邮箱:liuyanhui@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3/4

字数:30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颜林海，男，1965年生，四川省遂宁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生导师、MTI 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翻译教学、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翻译心理学：亟待承认的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论我国古代译论的系统性》等二十余篇；与他人合编教材两部：《英语》、《通用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一册教师用书）》，独著教程一部：《英汉互译教程》。目前正从事“翻译心理学系列”专著写作。“翻译心理学系列”专著包括《翻译心理学概论》、《翻译认知心理学》、《翻译审美心理学》和《翻译文化心理学》。其中《翻译认知心理学》荣获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修订本前言

《翻译认知心理学》（修订本）终于要出版了。首先我要向科学出版社语言分社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该社不遗余力地再版这本学术著作；同时，我尤其要感谢科学出版社语言分社的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等相关人员，她们为本修订本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翻译认知心理学》是我从 2001 年开始构思，并以 2003 年四川省教育厅青年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历经数年于 2007 年完稿，2008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纯学术专著。

本专著写作初衷有二：一是解决自己的职称问题，二是不想人云亦云。前者是任何一个高校老师的愿望；后者恰逢 2001 年是我国翻译界大势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学术著作的一年，这些引进的学术著作大多从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角度去建构各自的理论体系，唯独缺乏从心理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著作，因此，笔者选择了心理学途经去研究翻译。但也正因为无所借鉴，本书在写作时遇到许多困难，首先笔者得恶补心理学知识，笔者只好分别“潜伏”到我校教育学院和计算机科学学院去当了一名“蹭课族”，足足蹭了四年的心理学和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课程；其次，尽管恶补了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但若要将心理学理论纳入翻译研究，笔者也感到一头雾水，最大的困扰是以何种心理学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足足困扰了笔者两三年，因为翻译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心理活动，即认知心理、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最初的设计是将这三种心理整合在一起，命名为“翻译心理学系列”。但在建构完译者的认知心理这一板块后，豁然开朗起来：如果将这三者放在一本书来写，必然导致专著给人大杂烩的感觉，不仅笨重而且携带不便；于是推翻原已拟定好的写作提纲，重新设计，决定将“翻译心理学”拆分为系列专著，即《翻译认知心理学》、《翻译审美心理学》和《翻译文化心理学》。

伴随《翻译认知心理学》（修订本）出版的，《翻译审美心理学》和在这两本专著的理论指导下的《英汉互译教程》也将同时出版。

颜林海

2015 年 4 月 29 日于四川师范大学

前 言

所谓“研究”就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同样，翻译研究也是旨在探求翻译活动的真相、性质和规律。自人类翻译活动之始，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就从未中断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化，翻译研究途径和方法越来越丰富。至今，翻译研究已从最初译者的心得体会、经验杂感逐渐走向了理性化、学科化；从对单一的翻译现象研究转向对翻译的学科性质的思索；从归约式研究过渡到了描写性翻译研究；从研究途径的单一性趋向于翻译研究的多途径整合性，即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整个翻译研究出现多元化跨学科研究的局面。

所谓翻译多元化跨学科研究是指翻译研究批判式吸纳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多方位、多层面地对翻译进行系统化研究。目前，翻译研究吸纳了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跨)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分别形成了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跨)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符号学等途径的翻译研究。这些途径的翻译研究都对翻译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以上途径的翻译研究往往都忽略了译者在翻译状态中的心理活动，而翻译任务的实施和完成完全取决于译者，他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翻译研究离不开对译者心理活动的研究。这也是本专著之立足之本。

翻译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转换活动，因为翻译毕竟是由人(即有意识的存在体——主体)来实施的，而人的活动往往受大脑思维活动或心理活动的控制，所以，翻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涉及面广的、多层面的心理活动。它包括译者的语言认知心理活动、审美心理活动和(跨)文化心理活动。鉴于此，本系列专著《翻译心理学》主要从认知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等途径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心理活动加以探讨。

翻译是一种语言认知心理活动。翻译过程是对原语符码进行解码、从中提取意义，并对所提取的意义再以译语语符重新编码的过程。说翻译是一种认知加工活动就意味着翻译心理学要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加工单位，即注意力单位、信息加工模式、语言文本表征层次加以研究；同时，也要研究翻译思维(包括语言意识、翻译意识、推理)、翻译理解(包括句法认知分析机制和加工模式、句法分析策略)、语篇理解机制及加工模型、翻译表达心理机制及加工模型、译语表达的语言表征层次等各方面的认知要素。这就是《翻译认知心理学》必须解决的任务。

翻译也是一种审美心理活动。翻译过程并不是一种无动机、无情感因素参与的活动，而是一种充满着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的复杂审美心理活动。这种审美心理活动还体现在翻译不仅仅是忠实于原文，同时还表现出译者的主观世界；它不仅仅满足

于对原文进行复制，也蕴含了译者的创造性和风格。因此，从审美心理学角度上看，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审美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翻译还是一种跨文化心理活动。翻译心理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中，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心理历程。所谓“磨合”就是译者对客体文化的理解、融化；而“取舍”就是译者的整个心理活动外化。译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与另一文化的载体即作者及其作品的交际中，在心理上必然受到来自作者及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冲突的影响。因此，译者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翻译文化心理学》必须探讨的问题。

无论是对译者的认知心理描述、审美心理描述还是(跨)文化心理描述，其宗旨都在于揭示译者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这也是本系列专著的主题所在。

颜林海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心理学概论.....	1
第一节 我国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1
第二节 西方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4
第三节 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0
第二章 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0
第一节 认知加工系统与加工模式.....	20
第二节 元认知.....	28
第三节 翻译认知心理的神经机制.....	31
第四节 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37
第三章 翻译认知加工系统.....	46
第一节 翻译认知加工系统.....	46
第二节 翻译中的元认知.....	49
第三节 翻译语言加工模式.....	51
第四节 翻译图式加工.....	56
第四章 翻译思维.....	64
第一节 语言意识.....	64
第二节 翻译思维.....	68
第三节 翻译推理.....	75
第五章 翻译理解的认知本质.....	81
第一节 翻译理解的认知本质.....	81
第二节 翻译理解的认知机制与加工模式.....	86
第六章 词汇理解.....	91
第一节 心理词库.....	91
第二节 译者双语心理词汇提取模型.....	94
第七章 句子理解.....	100
第一节 句子理解机制.....	101

第二节 句子理解策略	105
第三节 句子语义分析	114
第八章 语篇理解	118
第一节 语篇理解机制	118
第二节 语篇理解模型	125
第九章 翻译表达的认知本质	135
第一节 翻译表达的认知机制	135
第二节 翻译表达手段——翻译单位	145
第三节 翻译表达中的词汇选择机制	158
第十章 翻译表达	168
第一节 语篇意图翻译	168
第二节 语篇情景翻译	177
第三节 语篇语义翻译	185
第四节 语篇语用翻译	193
第五节 翻译表层编码	201
结束语	211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6

第一章

翻译心理学概论

第一节 我国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一、译者的地位

翻译理论研究中两个最大研究途径是语言学途径和文学途径,这两种途径分别形成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语言学派主要是借助于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我们知道,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语言规律的科学,而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活动。因此,翻译自然就成了语言学研究对象,正如卡特福德(1991: VI)所说“由于翻译与语言有关,因此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时,必须充分使用语言描述中已确立的各种范畴。换言之,必须采用一种语言学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理论。”这样,把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也就理所当然。我国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可以说一直受到奈达早期翻译思想的影响。影响之大已经到了谈及翻译,“言必称奈达”的局面。无论是翻译理论者还是翻译教师,甚或学生也必以奈达的理论来衡量译文的好坏。语言学派的最大弊端在于会给人以误导,以为“学好语言学就可以翻译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今(1987: 16)认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要害是“把艺术事实还原为语言事实,把美学问题还原为逻辑问题。”语言学派的目的,正如张南峰先生(1995: 16)指出的那样,旨在“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增词减词之类的所谓翻译规则,企图以这些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字与字、句与句的对等,却回避了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用途等重要问题。”如果此种假设真的能够成立,只要组织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共同设计出翻译软件就可以了。然而,在软件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没有任何翻译软件能够代替人工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因此,语言学派所期冀的目标,最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张南峰 1995: 16)。难怪奈达的翻译思想一旦发生转变,语言学派的译者便甚感困惑与不解,“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刘四龙 2001: 9)。

张今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致命弱点是只注重原语与译语在语言层次上的对等和等值,而忽略了译者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翻译文艺学派主要强调翻译中文学属性的转换,文学属性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形式(译文的形式)和内容(原文的内容)的关系,原文风格与译文风格的关系,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的关系,翻译的再创造等方方面面。

关于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翻译文艺派自身内部不太统一。有持“背叛”论者、有持“一仆二主”论者、有持“隐形人”论者(方梦之 1998)以及有持“创造叛离”论者(谢天振 1999)。

“背叛”二字往往给译者带来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同时也使翻译研究者或想从事翻译的人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既然是背叛,翻译又有何用;“一仆二主”又让译者无所适从:作者不满意,读者不买账;“隐形论”要求译者全身心地融于原著之中,译者又全没了个性;“创造性叛离”让译者自身也无从把握,何谓创造性?自以为是创造性,却招致了一个“乱译”的名声。总之,一个字——难。以上四派中,不论哪一派都十分强调文学属性的翻译。文学属性包括译文的形式、译文的真实性,原文风格的再现和译者的再创造等诸多因素。而文学属性的翻译又依赖于译者的个人能力和修养,其中包括译者的生活经历、知识、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天赋。然而,翻译文艺学派的主张在指导翻译实践时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往往都是翻译家自身的经验之谈。文艺学派有一个心知肚明而又不成文的默契,那就是“诗人译诗,小说家译小说。”罗新璋(1994)认为“译本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在于译者的译才,在于译者的译才是否得到充分的施展。”一方面,它的确道出了文学翻译的艰难性和译者必须具备高素质的艺术修养甚或天才,正如德莱顿(Dryden 1992: 20)所说“诗,非诗才兼精通双语者不能译”。但另一方面,这个不成文的默契又不知让多少想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望而却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事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人比从事文艺翻译的人多这一现象。同时,文艺学派似乎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有一种“绝对排斥”(许钧 1997: 5)的态度。这不仅仅不利于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对其自身来说也是致命的,它将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一样,“同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张南峰 1995: 16)。

二、我国学者对译者心理研究情况概述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旨在“把翻译建立成一门精确的科学”(张南峰 1995: 15),它要寻求的是一种可以定性、定量的转换规律,而译者的心理活动又是无法定性、定量的,译者的心理活动自然就被语言学派所忽略。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强调文学属性的逐译,而文学属性的逐译与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有很大关系,因此,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要研究译者的心理,但大都是局限于译者的经验性论述。杨武能用自己的翻译实践分析了译者在翻译状态中的心理活动。他说“文学翻

译家的工作被正确地归结为一种艺术再创造。这个‘再’字不仅仅意味着语言形式的转换,信息的传达,一件作为完整有机体的艺术作品的重构和复制、再现等。这个‘再’字还意味限制。而限制与创造,恰恰形成一对矛盾:限制要求翻译家克制和否定自我,创造则相反,要求他发挥个性,张扬自我。处于这一矛盾中的翻译家,他工作时的心理特征表现为不断地在自我的否定与张扬之间进行转换,寻求平衡,克服文学翻译的上述固有矛盾所必然造成的尴尬——一仆二主的尴尬”(杨武能 1998:

264)。他把翻译家放在作家、原著、译著和读者的中间,认为“真正的‘大师’必须兢兢业业,必须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规律,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在进行再创造时的心理活动规律,才能变尴尬为自由、自如,才能以平衡冷静的心态,悠游于双重限制留下的狭窄空间里,获得创造的乐趣(杨武能 1998)。”他把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理解和表达。这两个阶段始终伴随着译者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判断和选择的艺术”(杨武能 1998: 265)。判断和选择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市场需要,读者接受,也包括原著本身的文学属性。他认为“译家在理解阶段的心理特征为克服自我。……但是克服自我不等于消极被动;恰恰相反,它必须有译家自觉努力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杨武能 1998: 267~268)。在表达阶段“译家又要相对克制自我”(杨武能 1998: 268)。同时他还分析了译者的社会心理,要求译家加强自我修养,要克服社会对译家的偏见,和傲慢与偏见作斗争。“自卑不可取,傲慢也一样。文学翻译家有必要经常进行克服自卑和傲慢,树立不卑不亢的内外形象的努力,以实现平衡,保持心理健康”(杨武能 1998: 270)。

方梦之(1997)在谈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时,也从心理学的角度概述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心理状态。

张成柱(1998)认为文学翻译最根本的问题是情感移植的问题,情感移植的前提是“化为我有”。王彬彬(1998)从作家的立场谈了对翻译的看法,他认为翻译需要热情,需要激情,所谓激情就是翻译冲动。沈素琴(1998)谈到了翻译中的灵感。姜秋霞和权晓辉(2000)二者合作,运用格式塔审美心理模式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进行了动态的研究。

以上研究者仅仅研究了译者翻译活动中心理因素的某一个侧面。虽然未纳入学科范畴加以系统论述,但毕竟开始意识到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从学科建设角度,主张对译者心理活动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

颜林海(2001)主张从学科建设上对译者的心理活动加以系统的科学研究,即建立翻译心理学。他(颜林海 2007)认为翻译心理学是研究译者的认知心理活动、审美心理活动和文化心理活动特征和规律的科学,并对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作出了论证。

第二节 西方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活动到底是怎样进行的?译者想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直接观察。虽然翻译涉及其他许多因素如文化、意识形态等,但就翻译操作过程而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属个人行为,译者的所思所想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处理极为关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过程的客观实证描述已成了翻译研究的重点(Bernardini 2001)。洛舍(Lörscher 1991b, 2005)也认为只有用过程分析法对翻译行为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译者大脑活动做出种种假设。因此,要对译者的心理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就必须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

一、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心理学,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注意、感知觉、学习和记忆等认知过程和结构。认知心理学家把大脑比拟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认为大脑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CPU)”。布儒宁(Bruning 1995: 1)认为,“认知心理学是以人类感知觉、思维和记忆为研究核心的理论观点。它把学习者比拟成主动的信息处理器”。洛舍(Lörscher 1991a)把人类的认知看做信息加工。因此,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架构是信息加工模式。这个模式视人类为主动的信息加工者,探讨人类凭感官在接受信息、贮存信息以及提取、运用信息等不同阶段时所发生的事,所以认知心理学也常被称做“信息加工心理学”。

什么是翻译?凡是翻译研究者似乎就必然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然而,迄今为止,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权威的定义,因为不同的学者对翻译有不同的理解,正如索尔(Sölle)所说:“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探讨‘翻译’多义性的历史”(见Wilss 2001)。的确,无论是英语的“translation”,还是汉语的“翻译”二者都是多义词,都有贝尔(Bell 2001: 13)认为的三种含义:①指翻译过程;②指是翻译结果;③既指翻译结果又指翻译过程的抽象概念。

翻译的不同含义导致了翻译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贝尔认为“翻译过程论”要求对信息处理进行研究,研究论题包括知觉、记忆、信息编码和解码,其研究途径为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翻译译品论”强调对译本进行研究,其研究途径为语言学,包括句法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篇学和话语分析;“翻译综合论”要求既要翻译结果进行研究,又要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

贝尔很赞同对“翻译过程”进行描述性研究。杜布瓦(Dubois)曾经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语篇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译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Bell 2001: 5)。贝尔对此提出了批评,具体地说,对杜

布瓦的“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完全等值的理想是愚蠢无聊的幻想,因为语言之间彼此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形式上就是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符号及其语言符号组合规则,同时这些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Bell 2001: 6)。”

贝尔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论原理基础上的,因此,他比较赞同翻译就是交际,交际也是翻译的观点。他引用斯坦纳(Steiner)的话来印证此观点的正确性。斯坦纳(Steiner 2001: 47)认为“任何模式的交际同时都是一种翻译:即意义或纵或横地在某一个层面上的转移。没有哪两个历史时代,哪两个社会阶层,哪两个地方使用词汇和句法来精确地表示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哪两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里的“或纵或横”是指意义具有多重性,但任何交际或翻译都只能传达其中的部分意义,有些意义在交际或翻译过程中损失掉了。到底是取“纵”舍“横”还是取“横”舍“纵”,这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因此,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或心理活动的研究是关键。取舍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内外因素。外在因素包括:译者的知识(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观等)、经验和生活环境。内在因素是指译者的大脑活动(如记忆)或心理活动。

虽然贝尔用信息论原理对译者的内在因素即心理活动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但也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未能进行实验研究或论证。

而认知途径的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翻译过程的客观描述上,对译者的大脑活动进行认知研究(Lörscher 1991b, 2005)。在他们看来,翻译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而认知心理学主要探讨人的信息加工过程和加工模式,因此,译者翻译过程中采用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和加工单位便成了认知途径翻译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内容。

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翻译加工模式

从信息加工过程来看,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语码转换过程。但就转换过程中的加工模式而言,翻译家及研究者中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即纵向加工模式和横向加工模式。

纵向加工模式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先理解后翻译的过程(Seleskovitch 1976)。具体地说,翻译过程首先是对输入的原语进行加工并获取原语的话语表征,与此同时,原语形式消失,理解结果为信息获取,理解随即结束。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庄子的“得意忘言¹”论。理解结束后,译者根据译语约束机制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重新编码。简言之,理解和重新编码在时间上是按前后顺序进行的;原语和译语在词汇、句法和语

1 庄子认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篇分析层次上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纵向翻译观中的原语理解与常规阅读中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横向加工模式认为,译者在阅读原语的同时进行语码转换和重组。具体地说,在原语理解结束前,译者就开始进行语码转换,即在两种语言的词汇、句法项上建立语义匹配。阅读理解和翻译转换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分隔,因此,这种阅读可以称之为翻译式阅读理解(Gerver 1976)。

不同的翻译加工模式,其工作记忆的载荷是不同的。

在纵向翻译中,原语理解在翻译中起主要作用,而且在感知原语时并不提取译语。由于语码转换量极小而且是在译者从原语中抽取完信息后才进行的,因此,常规阅读和翻译阅读对工作记忆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重构并不会加大工作记忆的载荷。

然而在横向翻译中,语码转换与阅读理解几乎是并行进行的,必然会加重工作记忆的载荷。因此,在翻译式阅读中,由于工作记忆载荷的增加,整个加工过程就会显得难些、慢些。

以上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式假设,那么,在实际翻译中,翻译式阅读是否真的比常规阅读更耗时?译者到底倾向于何种模式呢?

玛斯佐和斑韭(Macizo & Bajo 2004)以西班牙语(L1)/英语(L2)双语者(专业译者)为对象进行了分组实验。实验1要求被试进行常规的阅读理解(先阅读理解,后判断理解的正误);实验2要求被试翻译式阅读(告诉被试阅读后要进行翻译)。

实验结果表明,翻译式阅读提取的句子意义与常规阅读提取的句子意义完全相同。但两种阅读模式所耗时间不同。当被试得知阅读后要翻译时,阅读速度比常规阅读的速度慢或延时或停顿²。这种延时停顿现象表明,被试在阅读的同时就在进行部分语码转换,从而加大了工作记忆的载荷,自然就延长了阅读时间。换句话说,当被试进行翻译阅读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横向加工模式。

理论假设和实验结果都揭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横向式加工模式导致了翻译信息加工的延时。那么翻译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延时呢?研究者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导致翻译信息加工延时的是翻译策略的运用。

(二) 翻译策略

在认知途径研究者看来,要真正反映翻译策略的本质,翻译研究必须对译者的认知心理活动进行实验观察分析,从中观察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

长期以来,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都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最先区分二者的当属威尔士。在威尔士(Wilss 2001)看来,翻译策略不过是指译者在把原语文

2 翻译中停顿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键盘键入停顿;一是翻译认知停顿。前者是因为不同被试的键盘录入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停顿,时限5秒;后者是指翻译过程的思维活动,是研究者所关注的。

本转换为目标语文本时采纳的步骤,这种步骤并不一定能产生最佳译作;而翻译方法是指经过反复运用和检验的步骤,这种步骤如能系统地反复运用则能提高译文质量。

但洛舍(Lörscher 1991b)认为威尔士的区分并不清楚,仍有许多重叠之处,其根本原因在于威尔士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规约式的研究,也就是把翻译策略与翻译结果即译文质量好坏直接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翻译策略的本质。

洛舍认为要真正反映翻译策略的本质,就必须采用描述式研究法。通过对译者进行认知心理活动的实验观察分析,洛舍(Lörscher 2005: 599)把翻译策略定义为“译者为解决翻译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既然是“一系列步骤”,那就意味着,翻译策略有起点(问题的出现)也有终点(问题的解决或放弃);在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中,译者的“言语和心理活动都可以看做翻译策略的构成步骤和要素。这些步骤和要素便构成了翻译过程分析模型的范畴(Lörscher 1991b)。”一般而言,译者在遇到翻译难题时不可能立刻就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往往是通过记忆搜索,激活大脑信息网络找到临时方案,再加以优化而最终找到最佳方案。洛舍认为翻译策略可以由以下 22 个要素组成。

RP: Realizing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发现问题)

VP: Verbalizing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问题表述)

→SP: Search for a (possibly preliminary)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方案检索)

SP: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方案)

PSP: Preliminary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预案)

SPa, b, c.: Parts of a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子方案)

SP Ø: A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is still to be found (Ø) (待定方案)

SP = Ø: Negative (Ø)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消极方案)

PSL: Problem in the Reception of the SL Text (原文接受问题)

MSL: Monitoring (verbatim repetition) of SL Text Segments (原语文本监测)

MTL: Monitoring (verbatim repetition) of TL Text Segments (译语文本监测)

REPHR.SL: Rephrasing (paraphrasing) of SL Text Segments (原语文本解释)

REPHR.TL: Rephrasing (paraphrasing) of TL Text Segments (译语文本解释)

CHECK: Discernible Testing (= Checking) of a (preliminary)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al Problem ((预)方案检验)

OSL: Mental Organization of SL Text Segments (原语切分心理构建)

OTL: Mental Organization of TL Text Segments (译语切分心理构建)

REC: Reception (first reading) of SL Text Segments (原语切分接受)

[TS]com: Comment on a Text Segment (文本切分评述)

TRANS: Transposition of lexemes or combinations of lexemes (词汇移位或词

汇合并)

T: Translation of Text Segments (文本切分成分翻译)

→ 1, 2, 3, ... n: Conceiving a Second, Third, etc. Translation Version (文本构想 1, 2, 3 等; 译文文本)

ORG: Organization of Translational Discourse (译语语篇组织)

洛舍深受乔姆斯基的影响。他把构成翻译策略的要素组合成三类结构模式: 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扩展结构(expanded structure)和复杂结构(complex structure)。他认为扩展结构和复杂结构都是由基本结构转换生成。

基本结构:

Type I: RP-(P)SP#/SPØ

Type II: RP → SP-(P)SP#/SPØ

Type III: (RP) -VP-(P)SP#/SPØ

Type IV: (RP) -(→ SP) - VP - (→ SP) -(P)SP#/SPØ

Type V: (...) (P)SPa/SPaØ (...) (P)SPb/SPbØ (...) (P)SPc/SPcØ (...)

扩展结构:

Type Va: RP-(→SP) - (P)Spa/Spa - (→SP) - (P)SPb/SPbØ-(→SP) -(P)SPc/SPbØ-(...).

Type Vb: RP-(→SP)-VPa -(→SP)-(P) SPa/SPaØ-(→SP)- VPb -(→SP)-(P)SPbØ-(→SP)-(...)

Type Vc: RP-(→SP)-(VPa)-(→SP)-(P) SPa/SPØ-(→SP)-(VPb)-(P)SPb/SPbØ-(→SP)-(...)

根据生成法则, 类型 II 至 IV 都是由类型 I 衍生而成。类型 II 包含一个附加阶段即策略搜索(SP), 类型 III 增加了问题表述(VP); 类型 IV 增加了策略搜索(SP)和问题表述(VP)。

所谓扩展结构就是指在基本结构上增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策略, 比如策略“RP-VP→SP-VP2→SP-PSP”就包含了类型 IV-RP-(→SP) -VP-(→SP)-(P)SP; 而类型 IV 本身又包含了(VP2, →SP)。

复杂结构由几个基本结构和(或)扩展结构组成。比如说, 策略“VP - SPØ→SP-PSP”包含了一个类型 III 结构和一个类型 II 结构, 不过类型 III 被终止了, 也就是说, 被试把问题留到稍后解决, 其后半部分就是类型 II; 类型 II 中, 被试在找到预处理方案时便终止。

我们以洛舍的复杂结构为例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翻译过程从遇到问题(RP)开始, 经过方案搜索(→SP)或问题表述(VP), 译者可能得到 4 种结果:

1. 待定方案(SP Ø);